

黄玉林 散文作品

平凡的世界（三章）

参加工作的次年春天，广播电台“长篇小说连播”节目开始播出路遥的长篇小说《平凡的世界》。我与书中的孙少平一样，回到家乡当了一名不起眼的小学教师。他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陕北黄土高原，我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的江南山区。

小学教师的生活很有规律，当时，学校所在的小镇报纸种类很少，电视机尚未普及，我只能通过有限的教学类杂志和收音机了解外面的信息。我隐约感到外面的世界变化很快，到底有怎样的变化，我一片茫然，只凭直觉。

我重新报考大学，顺利通过考试，参加面试须教育局盖章同意。当我倒了五次公交车心惊胆战地走进县教育局，哆哆嗦嗦地向工作人员说出要求时，立刻遭到拒绝：“老师不能调出教育系统！在职小学教师不能报考大学！”

我退而求其次，与另外两位老师报名参加自学考试。忙完作业批改和备课后，我们三个人齐聚宿舍挑灯夜读。饿了，用煤油炉煮一锅清汤挂面，也不分你我，一起就着同一个锅子，咻溜咻溜几分钟吃完，继续看书到天蒙蒙亮，倒头睡一两个小时，接着开始第二天的工作。大家笑言，是孙少平给了我们动力。

星期天和寒暑假，我做一个江南山区的孙少安，回家里帮助父老干农活儿，放羊、喂猪、除草、种田，每个假期过后，我的四肢总是变得更加强健，似乎体内有一股喷薄欲出的力量。工作间隙，我更像孙少平那样，不断充实自己，我给自己列了一个计划，每天晚上管好学生晚自习后，安排至少一个小时的时间看书、绘画、写作。终于，我成了全校第一个在省级教育杂志上发表论文的教师，公开课和课题也频频获奖。

后来，全省推行新教材，急需一批

新教材的示范课，我被省教研室选中，赶往省城电教馆录制课程。我上的课叫《沙和黏土》，需要提供实物给孩子们动手实验。于是，我请母亲给我缝制两个布袋，一袋灌沙子，一袋灌黏土。我左右两肩各负重二三十斤，一路坐公交车辗转到城里学生的面前。谁也想不到，拥挤的公交车上会有一个乡下来的小学教师，背着沙子和黏土进城。

路遥笔下描写的是各种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，他们的生活充满各种各样的不顺利，但他们从未放弃，一直对未来充满希望。路遥用平凡的语言描写了平凡的人物、平凡的故事，反映了伟大的时代，成就了伟大的作品。

我常常把《平凡的世界》讲给孩子们听，希望他们认识什么是真正的苦难，怎样对待人生的挫折。我的学生不一定成为伟大的人物，但肯定有优秀者，我希望在孙少安的激励下，面对必然出现的困难时，我的学生能不抱怨、不灰心、不放弃，会有更多的人加入到优秀者的行列。

阎坞春天

循着春天的气息，迈开春天的脚步，我们一行人溯富春江而上，寻找藏在春天深处的阎坞村。

油菜花刚刚开放，田野黄绿相间。富春江支流渚渚江水面已经泛活，黑色野鸭划出一圈圈波纹，白色鹭鸟在空中滑出优雅的弧线。

渚渚江与附近环形的青山，合围成一个大大的独立空间，山为屏障，水是门户。我们从渚渚江边向右眺望，一大片民居赫然出现在半山腰，白墙黑瓦被群山小心呵护，隐约传来小鸟的鸣叫。

驶离主路，沿着新铺设的黑色柏油路，汽车上行几分钟，很快来到村

子中央。

村庄依山势建于缓坡，房屋高高低低错落有致。斜斜的屋顶，白白的墙壁，简约清爽。设计师按照大画家吴冠中笔下江南民居的意境设计建造，属于浙派民居的典型样式。我们用欣赏名画《江南春早》的眼光打量村子，殊不知自己也成了画中人，现实入了画，画变成了现实。

阎坞村的所在地早年称为连坞，也许是连山成坞的意思吧。这里，山就是石，石就是山。二十年前，这里有个巨大的采石场，为当地人带来财富的同时，也产生了遮天的粉尘。

在政府的引导下，当地人下决心关停采石场，空气又变得清新了。

采石形成的空地，经过精心地规划设计，建成一个崭新的村落。

我们边走边看，发现家家户户都有一方小庭院，院中有种月季、绣球的，有种香菜、茼蒿的。村干部介绍，庭院的大小都按照村里统一规定分配，确保户户公平。庭院外的公共区域，种什么花什么草，也是在征求村民的意见后才确定的。

大部分家庭已经入住，有的正在装修。路边一户人家深褐色的铜铸门半开，主人刚好在家，村干部带领我们进门参观，只见室内宽敞明亮，地面花岗岩、墙上木材无不透出高档的优雅光泽，红木家具厚实大气，宽大的壁炉边，沙发温馨舒适。

村里一户人家已经开起民宿，我们去敲门，可惜主人不在，外出采办物资了。村里人说，总有城里朋友希望来家里住上十天半月的。

在村民活动中心，我们意外发现二楼有一个影剧院，四百多个沙发座位，舞台上灯光、大屏幕一应俱全。不久前，浙江小百花越剧团在这里演出，座

无虚席。原来，这里是越剧徐派创始人徐玉兰的故乡，越剧基因植入了每个村民的内心。

春日暮光下，我们离开阎坞村。路旁油菜花根本没有晚歇的意思，比我们来时开得更盛，小麦似乎也没在意夜幕降临，用更加油绿的表情欢送我们。

把酒过八巡

2025年2月24日，农历正月还未过去，康月路的梅花渐入佳境，可乐堂三楼书画室内，蔡定山身穿与梅花同色的红色羊毛衫，脸上露出梅花一样的红晕。他刚完成一幅《喜鹊登梅图》，老梅虬枝，梅花点点，喜鹊朝着我们欢叫。

这是我第三次遇到蔡定山老师。因为有两个姓蔡的老师共进晚餐，有人戏言上了两个“菜”——大“菜”和小“菜”。大“菜”自然是蔡定山老师，他右侧坐着八十三岁的萧老师，是当地著名书法家，大蔡老师比萧老师大一岁，“八三八四”两个人坐在一起。

坐在对面的小“菜”其实已不小，过年时刚刻了一枚闲章“六十五后”。小“菜”本名蔡乐群，我们都称他“乐叔”，乐叔是我非常尊敬的知名画家，才华横溢又相当刻苦，对后辈毫无架子，但是给人印象最深的，是他天生乐观，言语诙谐。

大蔡是小蔡的师傅，我问大蔡，乐叔是你第一批徒弟吧？大蔡老师反应迅速：“不是，他是第二批的，第一批有两个。”然后，隔着桌子吆唤小蔡：“上次让你打听师兄的情况，问到了吗？”师傅气场不逊当年。

大蔡老师和萧老师两个人倒了等量白酒，大约每人一两半。眨眼间，大蔡老师杯中空空如也，萧老师杯里的酒却几乎看不出减少。于是，大蔡老

师指着萧老师的杯子，揭发道：“养鱼！养鱼！”

萧老师讨饶：“昨晚喝醉了，今天实在喝不动了。”

坐在萧老师右侧的另一位老师感觉这话很熟悉，打趣道：“是啊，萧老师每次跟我们吃饭的前一晚都是喝醉的。”众人又哄堂大笑。

大蔡老师顺势把酒倒进自己酒杯，说：“好，我帮兄弟喝一口。”

大伙担心大蔡老师喝多，不再往他杯里添酒。大蔡老师却指着自己的空杯吩咐：“倒酒！倒酒！”

如此勇猛，我不禁好奇，问他平时是否喝酒？大蔡老师说：“喝啊！每天都喝的！”

他还得意地向我透露，不但每天喝，而且每天中午、晚上喝两顿，一般是中餐三两“加”，晚餐三两“减”，日均六两上下。

大蔡老师毫无保留地向我传授他的独门健康长寿之道。每天午后，三两酒下肚的大蔡老师就会坐着打个盹。两点半左右，大蔡老师会从家里出发，沿江步行，在江风习习中完成七千五百步。

我问：“其他地方不行吗？必须到富春江边？”

大蔡老师说：“不行，一定要在江边走。”

曾经听说过富春江是一条治愈系的江，对大蔡老师而言，还是一条养生的江。

大蔡老师好像吃不饱，我给他盛了满满的一碗蛋炒饭。大蔡老师扒拉几下，碗空见底。他又要了一碗片儿川。

年逾八旬，酒过八巡。乐观，是大蔡和小蔡共同的特点，传递快乐，显然比传授书法绘画技法重要得多，祝愿老头们永远健康快乐。

写数

田 浩

有一年初秋的一天，我刚从外地出差回来，下午三四点钟，广场中央围了一大群人，吵吵闹闹的。一位熟人对我说：“老陈，你快去看，那里在写数，先拿一百元出来做抵押，只要从‘一’写到‘一百’，那钱不但还给你，还倒给你一百元。如果写不到一百，你抵押的那一百元就归他了。”

围观的那些人，有的我认识，有的我不认识。我感到好奇，一个劲地往里面挤，人群中央放了三张桌子，一张是圆桌，另两张是条桌。两张条桌搭成“丁”字形，圆桌左边站着一个人，那人看上去大约三十来岁，中等个，西装革履，剪着平头，长相给人一种稳重、诚实的感觉，听口音不是本地人。

他用左手维持着秩序，右手攥着十元、二十元、五十元和一百元的钞票。我看到他的手跟普通人的手不同，特别大，特别厚。

写数人的前面及左右两侧人挤人，人挨人。那些人全是来看热闹的，也有来写数的。有的人写了数，输了钱，十分沮丧，懊悔不已。还没有写，

但也想写的人，已经惴惴不安起来。

我也想试一试，向大手交了一百元。我从桌上拿起笔，镇定自若、不慌不忙地写了起来，当写到“四十五”时，我把“四十五”写成了“四十六”，失败了。

我与所有失败的人心情一样，懊悔不已、自责、沮丧。

当我还没从圆桌旁出来时，另一个人把十张十元的票子交给大手，拿起手中的笔，慌里慌张地开始写数。他写到“二十八”就错了，把“二十八”写成了“二十五”。但他并不甘心，当他再要写时，大手强行夺了他手中的笔，拿走了纸。

那人把笔死死地抓在手上就是不放。他一手拿着笔，一手掏出了一把十元的钞票放在圆桌上，哆哆嗦嗦地说：“我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！”可是他怎么数也凑不够一百元。大手同意他重新写一遍。那人拿过笔，这次写到“十五”就写错了。

过了一会儿，人群中走来了一人。他高大的个子，魁梧的身躯，国字脸，一头密集而乌黑的头发，浓眉

大眼，年龄在四十岁左右。我认识他，他是吴超，曾在部队里当过八年通信兵，现在当村主任。他不慌不忙地走到圆桌旁，拿过笔，对大手说：“从一写到一百，还可不可以再往上写，比如写到二百、三百、五百？”

“可以，写到一千都行。”大手说，“不过，要先交押金。”

吴超很从容地从衣袋里掏出了十张一百元放在了圆桌上。

大手心里犯嘀咕，改口说：“不，写到五百为止。”

“我看你这个人不敢直，胆量也太小了。数越多越不好记，越不好记，对你越有利，为何不来赌一下？我这个人是最喜欢打赌的，尤其是赌钱。”

有一句话说得好，舍不得风弹子，打不得凤凰来。大手心想，今天已经赢了一千多钱了，即便是输了也无所谓，继续来，赌注下得越大，钱赢得就越多。

“那行，一千就一千！”大手狠狠地说。

吴超坐了下来，不慌不忙地摊开

纸，他一口气从一写到五百。

旁边的人看得目瞪口呆。吴超停下手中的笔，不慌不忙地发话了：“我写到一千，你就要给我拿一千元，你说的是不是？”

大手吃惊地看着他，心里有些发虚，脸顿时红了，说：“那当然，那当然。”

“那你先把五百元给我，我接着写。”吴超目光盯着大手说。

这时，有人大声喊：“把钱拿出来给他！把钱拿出来给他！”

众目睽睽之下，大手从口袋里把钱拿出来，数够数给了吴超。

吴超收了钱后，继续在纸上写：五百零一、五百零二……九百九十九、一千。

“再拿五百元钱来。”吴超写到一千时，停了下来，对大手说。

大手慢腾腾地从钱包里凑足五百元，交给了吴超。

吴超把一千元钱放在圆桌上对大家说：“你们谁在这里抵押钱了，报上名来……”

大手收拾了摊子，走了。



印象·成都

王涛

都江堰的水流了千年依然浩荡
金沙村遗址里泛着三千年的玉光
那二郎山下何时溢出了酒的酱香
此刻我躺在茶香里被成都慢慢遗忘

锦江畔李白曾吟唱，草堂边杜甫曾哀伤
武侯祠里凡人能读得懂丞相当年的衷肠
少城下八旗子弟梦不到墙外的风光
一代古蜀王如今却供万人观赏

飞来的地震压不垮废墟上挺起的脊梁
这块土地上的人民好像从来就是这么坚强

芙蓉花的红艳掩映着银杏树叶的黄
青春和时尚被哪个绣娘绣在了城市的心上
当阳光穿越云霁均匀地洒在盆地的中央
我再一次开始，享受
这蜀地的安逸与悠扬

培育法治文化

创建法治营口